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序

天下山水之秀，寧復有勝於西湖者哉！自昔金牛獻瑞以來，水有「明聖」之稱，宋仁宗詩有「地有吳山美，東南第一州」之句，白樂天之「餘杭形勝四方無」，范希文之「西湖勝鑑湖」，蘇東坡之「西湖比西子」，柳耆卿之「桂子荷花」，真令人豔心三竺、兩峰間也。予揆其致，大約有八：夷猶澹宕，嘯傲終日，直闔閭間物，室中單條耳，不聞其有風波之險也；可坐可臥，可舟可輿，水光盈眸，山色接牖，不聞其有車殆馬煩之病也；亦有清音，亦有絲竹，繡轡香輪，朱簾畫舫，曳冰執霧縠，而掩映於綠楊芳草之間，所謂「紅蕖映隔水之妝，紫驪嘶落花之陌」者，觸目媚人，不聞其有岑寂之虞也，水香蘋潔，菱歌漁唱，鶯鳥交啼，野鳧戲水，龍井之茶可烹，虎跑之泉可啜，環堤之酒壚可醉，嫩草作裯，輕舟容與，富者適志，貧者慨心，不聞其有榮枯之異也；春則桃李呈芳，夏則芙蓉設色，秋則桂子施香，冬則白雪幻景，其雨既奇，其晴亦好，白日固可遊覽，夜月尤屬幽奇，不聞其有不備之美也；梵宇名藍，龍宮古刹，金碧輝煌，鐘磬相聞，可停游屐，可搜隱跡，尋幽或以竟日，耽勝乃以忘年，不聞其一覽即盡、索爾無餘也；幽人勝士之場，古佛垂教之地，孤山懷其高蹤，法相參其遺蛻，永明壽乃彌陀化身，事事可師，天竺東溟之道德隆重，高皇帝稱之為白眉法師。亦有宗泐，稱為泐翁，迫以官而不受，高僧哉！高僧哉！是以入道場則利名欲拼，緬高風則火宅晨涼，法身長在，歷劫不灰，觸處可以醒我之昏迷也；入三潭而唵喞不驚，游斷橋、蘇堤，而兩公之明德如在，以是知魚鱉咸若存聖世之風，高賢長者留千秋之澤，彼豪暴之吏，亦復何存。蓋前人者，後事之師矣，流芳遺穢，其尚鑒之哉！況重以吳越王之雄霸百年，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，流風遺韻，古蹟奇聞，史不勝書，而獨未有譯為俚語，以勸化世人者。蘇長公云：「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也。」而使眉目不修，張敞不畫，亦如葑草之湮塞矣。西湖經長公開濬，而眉目始備；經周子清原之畫，而眉目益斌。然則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！即白、蘇賴之矣。予攬勝西湖而得交周子。其人曠世逸才，胸懷慷慨，朗朗如百間屋；至抵掌而談古今也，波濤洶湧，雷震霆發，大似項羽破章邯，又如曹植之談，而我則自愧邯鄲生也。快矣乎！餘何幸而得此？礎礎清原，西湖之秀氣將盡於公矣。乃謂餘曰：「予貧不能供客，客至恐斲剝薦之不免，用是匿影寒廬，不敢與長者交遊。敗壁頽垣，星月穿漏，雪霰紛飛，几案為濕，蓋原憲之桑樞、范丹之塵釜交集於一身，予亦甘之。而所最不甘者，則司命之厄我過甚，而狐鼠之侮我無端。予是以望蒼天而興歎，撫龍泉而狂叫者也。」餘曰：「子毋然。司命會有轉局，狐鼠亦有敗時；且天不可與問，道不可與謀，子聽之而已矣。」清原唯唯而去，逾時而以《西湖說》見示，予讀其序而悲之。士懷才不遇，蹭蹬厄窮，而至願為優伶，手琵琶以求知於世，且願生生世世為一目不識丁之人，真令人慷慨悲歌、泣數行下也。豈非郡有司之罪乎？夫良玉而題碣砢，則泣卞和之血；駿馬而駕鹽車，則垂伯樂之淚：此亦有心者之所共悲，而有目者之所共悼矣。昔阮嗣宗好遊山，車跡所窮，輒慟哭而返。陳子昂詩文不為人知，時有賣胡琴者，索價百萬，豪貴無售，子昂突出以千緡市。次日，集宣陽裡第，具酒肴群飲，置胡琴撫語曰：「蜀人陳子昂，有文百軸，馳走京師，不為人知，此樂賤工之役，豈足留心？」舉而碎之，以其文遍贈座上諸客，聲溢都下。唐球好苦吟，拈稿為丸，納之大瓢中，投於江，曰：「斯文苟不沉沒，得者方知我苦心爾。」有識者接得之，曰：「此唐山人詩瓢也。」周子間氣所鍾，才情浩瀚，博物洽聞，舉世無兩，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磊磈，以小說見，其亦嗣宗之慟、子昂之琴、唐山人之詩瓢也哉！觀者幸於軋牡驪黃之外索之。

湖海士題於玩世居